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醒世恒言

(上)



名著恒久远

代代永相传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I242.4
318/(1-1)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

〔第1辑〕

醒世恒言

(第一册)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醒世恒言 / (明) 冯梦龙著 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 , 2003.2
(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. 第 1 辑 / 陈余齐主编)
ISBN 7 - 5034 - 1321 - 2

I . 醒… II . 冯… III . 话本小说—中国—明代 IV . I242.3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05964 号

出版发行：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：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

印 刷：北京通州鑫欣印刷厂

经 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 本：850×1168 1/32

印 张：435 字数：11000 千字

版 次：2003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：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1056.00 元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，工厂退换。

醒世恒言

明·冯梦龙

目 录

第 1 卷	两县令竞义婚孤女	(1)
第 2 卷	三孝廉让产立高名	(15)
第 3 卷	卖油郎独占花魁	(25)
第 4 卷	灌园叟晚逢仙女	(59)
第 5 卷	大树坡义虎送亲	(78)
第 6 卷	小水湾天狐诒书	(90)
第 7 卷	钱秀才错占凤凰俦	(104)
第 8 卷	乔太守乱点鸳鸯谱	(123)
第 9 卷	陈多寿生死夫妻	(145)
第 10 卷	刘小官雌雄兄弟	(161)
第 11 卷	苏小妹三难新郎	(178)
第 12 卷	佛印师四调琴娘	(189)
第 13 卷	勘皮靴单证二郎神	(196)
第 14 卷	闹樊楼多情周胜仙	(215)
第 15 卷	赫大卿遗恨鸳鸯缘	(227)
第 16 卷	陆五汉硬留合色鞋	(251)
第 17 卷	张孝基陈留认舅	(272)
第 18 卷	施润泽滩阙遇友	(294)
第 19 卷	白玉娘忍苦成夫	(313)
第 20 卷	张廷秀逃生救父	(328)
第 21 卷	张淑儿巧智脱杨生	(373)
第 22 卷	吕洞宾飞剑斩黄龙	(384)

第 23 卷	金海陵纵欲亡身	(396)
第 24 卷	隋炀帝逸游召谴	(430)
第 25 卷	独孤生归途闹梦	(442)
第 26 卷	薛录事鱼服证仙	(463)
第 27 卷	李玉英狱中讼冤	(481)
第 28 卷	吴衙内邻舟赴约	(509)
第 29 卷	卢太学诗酒傲公侯	(526)
第 30 卷	李汧公穷邸遇侠客	(553)
第 31 卷	郑节使立功神臂弓	(578)
第 32 卷	黄秀才微灵玉马坠	(593)
第 33 卷	十五贯戏言成巧祸	(608)
第 34 卷	一文钱小隙造奇冤	(622)
第 35 卷	徐老仆义愤成家	(648)
第 36 卷	蔡瑞虹忍辱报仇	(666)
第 37 卷	杜子春三人长安	(689)
第 38 卷	李道人独步云门	(710)
第 39 卷	汪大尹大焚宝莲寺	(735)
第 40 卷	马当神风送滕王阁	(748)

第 1 卷

两县令竞义婚孤女

风水人间不可无，也须阴鹭两相扶。

时人不解苍天意，枉使身心着意图。

话说近代浙江衢州府，有一人姓王，名奉。哥哥姓王名春。弟兄各生一女，王春的女儿名唤琼英，王奉的叫做琼真。琼英许配本郡一个富家潘百万之子潘华，琼真许配本郡萧别驾之子萧雅，都是自小聘定的。琼英年方十岁，母亲先丧，父亲继歿。那王春临终之时，将女儿琼英托与其弟，嘱付道：“我并无子嗣，只有此女，你把做嫡女看成。待其长成，好好嫁去潘家。你嫂嫂所遗房奁衣饰之类，尽数与之。有潘家原聘财礼置下庄田，就把与他做脂粉之费。莫负吾言！”嘱罢气绝。殡葬事毕，王奉将侄女琼英接回家中，与女儿琼真作伴。

忽一年元旦，潘华和萧雅不约而同到王奉家来拜年，那潘华生得粉脸朱唇，如美女一般，人都称玉孩童。萧雅一脸麻子，眼眶齿肥，好似飞天夜叉模样。一昧一丑，相形起来，那标致的越觉美玉增辉，那丑陋的越觉泥涂无色。况且潘华衣服炫丽，有心卖富，脱一通换一通。那萧雅是老实人家，不以穿着为事。

常言道：佛是金装，人是衣装。世人眼孔浅的多，只有皮相，没有骨相。王家若男若女，若大若小，那一个不羡慕潘小官人美貌，如潘安再出，暗暗地颠唇簸嘴，批点那飞天夜叉之丑。王奉自己也看不过，心上好不快活。不一日，萧别驾卒于任所，萧雅奔丧，扶柩而回。他虽是个世加，累代清官，家无余积，自别驾死后，日渐消索。潘百万是个暴富，家事日盛一日。王奉翫起一个不良之心，想道：“萧家甚穷，女婿又丑。潘家又富，女

婿又标致。何不把琼英、琼真暗地兑转，谁人知道？也不教亲生女儿在穷汉家受苦。”主意已定，到临嫁之时，将琼真充做侄女，嫁与潘家，哥哥所遗衣饰庄田之类，都把他去。却将琼英反为己女，嫁与那飞添夜叉为配，自己薄薄备些妆奁嫁送，琼英但凭叔叔做主，敢怒而不敢言。谁知嫁后，那潘华自恃家富，不习诗书，不务生理，专一嫖赌为事。父亲累训不从，气愤而亡。潘华益无顾忌，日逐与无赖小人，酒食游戏。不上十年，把百万家资败得罄尽，寸土俱无。丈人屡次周给他，如炭中沃雪，全然不济。结末迫于冻馁，瞒着丈人，要引浑家去投靠人家为奴。王奉闻知此信，将女儿琼真接回家中养老，不许女婿上门。潘华流落他乡，不知下落。那萧雅勤苦攻书，后来一举成名，直做到尚书地位，琼英封一品夫人。有诗为证：

目前贫富非为准，久后穷通未可知。

颠倒任君瞞昧做，鬼神昭鉴定无私。

看官，你道为何说这王奉嫁女这一事？只为世人但顾眼前，不思日后。只要损人利己，岂知人有百算，天只有一算。你心下想得滑碌碌的一条路，天未必随你走哩！还是平日行善为高。今日说一段话本，正与王奉相反，唤做《两县令竞义婚孤女》。这桩故事，出在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五代之季。其时周太祖郭威在位，改元广顺。虽居正统之尊，未就混一之势。四方割据称雄者，还有几处，共是五国三镇。那五国？周郭威、南汉刘晟、北汉刘旻、南唐李昪、蜀孟知祥。那三镇？吴越钱鏐、湖南周行逢、荆南高季昌。

单说南唐李氏有国，辖下江州地方。内中单表江州德化县一个知县，姓石，名璧。原是抚州临川县人氏，流寓建康。四旬之外，丧了夫人，又无儿子，止有八岁亲女月香，和一个养娘随任。那官人为官清正，单吃德化县中一口水。又且听讼明决，雪冤理滞，果然政简刑清，民安盗息。退堂之暇，就抱月香坐于膝

上，教他识字，又或叫养娘和他下棋、蹴毬，百般顽耍，他从旁教导。只为无娘之女，十分爱惜。一日，养娘和月香在庭中蹴那小小球儿为戏。养娘一脚踢起，去得势重了些，那球击地而起，连跳几跳的溜溜滚去，滚入一个地穴里。那地穴约有二三尺深，原是埋缸贮水的所在。养娘手短揽他不着，正待跳下穴中去拾取球儿。石璧道：“且住！”问女儿月香道：“你有甚计较，使球儿自走出来么？”月香想了一想，便道：“有计了！”即教养娘去提过一桶水来，倾在穴内。那球便浮在水面。再倾一桶，穴中水满，其球随水而出。石璧本是要试女孩儿的聪明，见其取水出球，智意过人，不胜之喜。

闲话休叙。那官人在任不上二年，谁知命里官星不现，飞祸相侵。忽一夜仓中失火，急去救时，已烧损官粮千余石。那时米贵，一石值一贯五百。乱离之际，军粮最重。南唐法度，凡官府破耗军粮至三百石者，即行处斩。只为石璧是个清官，又且火灾天数，非关本官私弊，上官都替他分解保奏。唐主怒犹未息，将本官削职，要他赔偿。估价共该一千五百余两，把家私变卖，未尽其半。石璧被本府软监，追逼不过，郁成一病，数日而死。遗下女儿和养娘二口，少不得着落牙婆官卖，取价偿官。这等苦楚，分明是：

屋漏更遭连夜雨，船迟又遇打头风。

却说本县有个百姓，叫做贾昌，昔年被人诬陷，坐假人命事，问成死罪在狱。亏石知县到任，审出冤情，将他释放。贾昌衔保家活命之恩，无从报效。一向在外为商，近日方回。正值石知县身死，即往抚尸恸哭，备办衣衾棺木，与他殓殮。合家挂孝，买地营葬。又闻得所欠官粮尚多，欲待替他赔补几分，怕钱粮干系，不敢开端惹祸。见说小姐和养娘都着落牙婆官卖，慌忙带了银子，到李牙婆家，问要多少身价。李牙婆取出朱批的官票来看：养娘十六岁，只判得三十两；月香十岁，到判了五十两。

却是为何？月香虽然年小，容貌秀美可爱，养娘不过粗使之婢，故此判价不等。贾昌并无吝色，身边取出银包，兑足了八十两纹银，交付牙婆，又谢他五两银子，即时领取二人回家。李牙婆把两个身价，交纳官库。地方呈明石知县家财人口变卖都尽，上官只得在别项挪移赔补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月香自从父亲死后，没一刻不啼啼哭哭。今日又不认得贾昌是什么人，买他归去，必然落于下贱，一路痛哭不已。养娘道：“小姐，你今番到人家去，不比在老爷身边，只管啼哭，必遭打骂！”月香听说，愈觉悲伤。谁知贾昌一片仁义之心，领到家中，与老婆相见，对老婆说：“此乃恩人石相公的小姐，那一个就是伏侍小姐的养娘。我当初若没有恩人，此身死于继缙。今日见他小姐，如见恩人之面。你可另收拾一间香房，教他两个住下，好茶好饭供待他，不可怠慢。后来倘有亲族来访，那时送还，也尽我一点报效之心。不然之时，待他长成，就本县择个门当户对的人家，一夫一妇，嫁他出去，恩人坟墓也有个亲人看觑。那个养娘依旧教他伏侍小姐，等他两个作伴，做些女工，不要他在外答应。”月香生成伶俐，见贾昌如此分付老婆，慌忙上前万福道：“奴家卖身在此，为奴为婢，理之当然。蒙恩人抬举，此乃再生之恩。乞受奴一拜，收为义女。”说罢，即忙下跪。贾昌那里肯要他拜，别转了头，忙教老婆扶起道：“小人是老相公的子民，这蝼蚁之命，都出老相公所赐。就是这位养娘，小人也就不敢怠慢，何况小姐！小人怎敢妄自尊大。暂时屈在寒家，只当宾客相待。望小姐勿责怠慢，小人夫妻有幸！”月香再三称谢。贾昌又分付家中男女，都称为石小姐。那小姐称贾昌夫妇，但呼贾公、贾婆，不在话下。

原来贾昌的老婆，素性不甚贤慧。只为看上月香生得清秀乖巧，自己无男无女，有心要收他做个螟蛉女儿。初时甚是欢喜，听说宾客相待，先有三分不耐烦了。却灭不得石知县的恩，没奈

何依着丈夫言语，勉强奉承。后来贾昌在外为商，每得好绸好绢，先尽上好的寄与石小姐做衣服穿，比及回家，先问石小姐安否。老婆心下渐渐不平。又过些时，把马脚露出来了。但是贾昌在家，朝饔夕餐，也还成个规矩，口中假意奉承几句。但背了贾昌时，茶不茶，饭不饭，另是一样光景了。养娘常叫出外边杂差杂使，不容他一刻空闲。又每日间限定石小姐要做若干女工针指还他。倘手迟脚慢，便去捉鸡骂狗，口里好不干净哩！正是：

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。

养娘受气不过，禀知小姐，欲待等贾公回家，告诉他一番。月香断然不肯，说道：“当初他用钱买我，原不指望他抬举。今日贾婆虽有不到之处，却与贾公无干。你若说他，把贾公这段美情都没了。我与你命薄之人，只索忍耐为上。”忽一日，贾公做客回家，正撞着养娘在外汲水，面庞比前甚是黑瘦了。贾公道：“养娘，我只教你伏侍小姐，谁要你汲水？且放着水桶，另叫人来担罢！”养娘放了水桶，动了个感伤之念，不觉滴下几点泪来。贾公要盘问时，他把手拭泪，忙忙的奔进去了。贾公心中甚疑。见了老婆，问道：“石小姐和养娘没有甚事么？”老婆回言：“没有。”初归之际，事体多头，也就搁过一边。

又过了几日，贾公偶然到近处人家走动，回来不见老婆在房，自往厨下去寻他说话。正撞见养娘从厨下来，也没有托盘，右手拿一大碗饭，左手一只空碗，碗上顶一碟腌菜叶儿。贾公有心闪在隐处看时，养娘走进石小姐房中去了。贾公不省得这饭是谁吃的，一些荤腥也没有，那时不往厨下，竟悄悄的走在石小姐房前，向门缝里张时，只见石小姐将这碟腌菜叶儿过饭。心中大怒，便与老婆闹将起来。老婆道：“荤腥尽有，我又不是不舍得与他吃。那丫头自不来担，难道要老娘送进房去不成？”贾公道：“我原说过来，石家的养娘，只教他在房中与小姐作伴。我家厨下走使的又不少，谁要他出房担饭！前日那养娘噙着两眼泪在外

街汲水，我已疑心，是必家中把他难为了，只为匆忙，不曾细问得。原来你恁地无恩无义！连石小姐都怠慢。见放着许多荤菜，却教他吃白饭，是甚道理？我在家尚然如此，我出外时，可知连饭也没得与他们吃饱。我此番回来，见他们着实黑瘦了。”老婆道：“别人家丫头，那要你恁般疼他。养得白白壮壮，你可收用他做小老婆么？”贾公道：“放屁！说的是什么话！你这样不通理的人，我不与你讲嘴。自明日为始，我教当直的每日另买一分肉菜供给他两口，不要在家火中算帐，省得夺了你的口食，你又不欢喜。”老婆自家觉得有些不是，口里也含含糊糊的哼了几句，便不言语了。从此贾公分付当直的，每日肉菜分做两分。却叫厨下丫头们，各自安排送饭。这几时，好不齐整。正是：

人情若比初相识，到底终无怨恨心。

贾昌因牵挂石小姐，有一年多不出外经营。老婆却也做意修好，相忘于无言。月香在贾公家，一住五年，看看长成。贾昌意思要审访个好主儿，嫁他出去了，方才放心，自家好出门做生理。这也是贾公的心事，背地里自去勾当，晓得老婆不贤，又与他商量怎的？若是凑巧时，赔些妆奁嫁出去了，可不干净。何期姻缘不偶。内中也有缘故：但是出身低微的，贾公又怕辱莫了石知县，不肯俯就。但是略有些名目的，那个肯要百姓人家的养娘为妇，所以好事难成。贾公见婚事不就，老婆又和顺了，家中供给又立了常规，舍不得担搁生意，只得又出外为商。未行数日之前，预先叮咛老婆有十来次，只教好生看待石小姐和养娘两口。又请石小姐出来，再三抚慰，连养娘都用许多好言安放。又分付老婆道：“他骨气也比你重几百分哩，你切莫慢他。若是不依我言语，我回家时，就不与你认夫妻了！”又唤当直的和厨下丫头，都分付遍了，方才出门。

临歧费尽叮咛语，只为当初受德深。

却说贾昌的老婆，一向被老公在家作兴石小姐和养娘，心下

好生不乐。没奈何，只得由他，受了一肚子的腌褊昏闷之气。一等老公出门，三日之后，就使起家主母的势来。寻个茶迟饭晚小小不是的题目，先将厨下丫头试法，连打几个巴掌。骂道：“贱人，你是我手内用钱讨的，如何恁地托大！你恃了那个小主母的势头，却不用心伏侍我？家长在家日，纵容了你。如今他出去了，少不得要还老娘的规矩。除却老娘外，那个该伏侍的？要饭吃时，等他自担，不要你们献勤，却担误老娘的差使！”骂了一回，就乘着热闹中，唤过当直的，分付将贾公派下另一分肉菜钱，干折进来，不要买了。当直的不敢不依。且喜月香能甘淡薄，全不介意。又过了些时，忽一日，养娘担洗脸水迟了些，水已凉了，养娘不合哼了一句，那婆娘听得了，特地叫来发作道：“这水不是你担的，别人烧着汤，你便胡乱用些罢！当初在牙婆家，那个烧汤与你洗脸？”养娘耐嘴不住，便回了几句言语道：“谁要他们担水烧汤！我又不是不曾担水过的，两只手也会烧火。下次我自担水自烧，不费厨下姐姐们力气便了！”那婆娘提醒了他当初曾担水过这句话，便骂道：“小贱人！你当先担得几桶水，便在外面做身做分，哭与家长知道，连累老娘受了百般呕气。今日老娘要讨个帐儿，你既说会担水，会烧火，把两件事都交在你身上。每日常用的水，都要你担，不许缺乏。是火，都是你烧。若是难为了柴，老娘却要计较。且等你知心知意的家长回家时，你再啼啼哭哭告诉他便了，也不怕他赶了老娘出去！”月香在房中，听得贾婆发作自家的丫头，慌忙移步上前，万福谢罪，招称许多不是，叫贾婆莫怪。养娘道：“果是婢子不是了！只求看小姐面上，不要计较。”那老婆愈加忿怒，便道：“什么小姐，小姐！是小姐，不到我家来了。我是个百姓人家，不晓得小姐是什么品级，你动不动把来压老娘。老娘骨气虽轻，不受人压量的。今日要说个明白，就是小姐也说不得，费了大钱讨的少不得老娘是个主母，贾婆也不是你叫的。”月香听得话不投机，含着眼泪，

自进房去了。那婆娘分付厨中，不许叫“石小姐”，只叫他“月香”名字。又分付养娘，只在厨下专管担水、烧火，不许进月香房中。月香若要饭吃时，得他自到厨房来取。其夜，又叫丫头搬了养娘的被窝到自己房中去。月香坐个更深，不见养娘进来，只得自己闭门而睡。

又过几日，那婆娘唤月香出房，却教丫头把他的房门锁了。月香没了房，只得在外面盘旋，夜间就同养娘一铺睡。睡起时，就叫他拿东拿西，役使他起来。在他矮檐下，怎敢不低头。月香无可奈何，只得伏低伏小。那婆娘见月香随顺了，心中暗喜，蓦地开了他房门的锁，把他房中搬得一空。凡丈夫一向寄来的好绸好缎，曾做不曾做得，都迁入自己箱笼，被窝也收起了不还他。月香暗暗叫苦，不敢则声。

忽一日，贾公书信回来，又寄许多东西与石小姐。书中嘱付老婆：“好生看待，不久我便回来。”那婆娘把东西收起，思想道：“我把石家两个丫头作贱勾了，丈夫回来，必然厮闹。难道我惧怕老公，重新奉承他起来不成！那老亡八把这两个瘦马养着，不知作何结束！他临行之时，说道：‘若不依他言语，就不与我做夫妻了。’一定他起了什么不良之心。那月香好副嘴脸，年已长成，倘或有意留他，也不见得。那时我争风吃醋便迟了。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索性把他两个卖去地方，老亡八回来也只一怪，拼得厮闹一场罢了，难道又去赎他回来不成？好计，好计！”正是：

眼孔浅时无大量，心田偏处有奸谋。

当下那婆娘分付当直的：“与我唤那张牙婆到来，我有话说。”一时，当直的将张婆引到。贾婆教月香和养娘都相见了，却发付他开去。对张婆说道：“我家六年前，讨下这两个丫头。如今大的忒大了，小的又娇娇的，做不得生活，都要卖他出去，你与我快寻个主儿。”原来当先官卖之事，是李牙婆经手。此时

李婆已死，官私做媒，又推张婆出尖了。张婆道：“那年纪小的，正有个好主儿在此，只怕大娘不肯。”贾婆道：“有甚不肯？”张婆道：“就是本县大尹老爷复姓钟离，名义，寿春人氏，亲生一位小姐，许配德安县高大尹的长公子，在任上行聘的，不日就要来娶亲了。本县嫁妆都已备得十全，只是缺少一个随嫁的养娘。昨日大尹老爷唤老媳妇当官分付过了，老媳妇正没处寻。宅上这位小娘子，正中其选。只是异乡之人，怕大娘不舍得与他。”贾婆想道：“我正要寻个远方的主顾，来得正好！况且知县相公要了人去，丈夫回来，料也不敢则声。”便道：“做官府家的陪嫁，胜似在我家十倍，我有什么不舍得。只是不要亏了我的原价便好。”张婆道：“原价许多？”贾婆道：“十来岁时，就是五十两讨的，如今饭钱又弄一主在身上了。”张婆道：“吃的饭是算不得帐。这五十两银子在老媳妇身上。”贾婆道：“那一个老丫头也替我觅个人家便好。他两个是一伙儿来的，去了一个，那一个也养不住了。况且年纪一二十之外，又是要老公的时候，留他甚么！”张婆道：“那个要多少身价？”贾婆道：“原是三十两银子讨的。”牙婆道：“粗货儿，直不得这许多。若是减得一半，老媳妇到有个外甥在身边，三十岁了。老媳妇原许下与他娶一房妻小的，因手头不宽展，捱下去，这倒是雌雄一对儿。”贾婆道：“既是你的外甥，便让你五两银子。”张婆道：“连这小娘子的媒礼在内，让我十两罢。”贾婆道：“也不为大事，你且说合起来。”张婆道：“老媳妇如今先去回复知县相公。若讲得成时，一手交钱，一手就要交货的。”贾婆道：“你今晚还来不？”张婆道：“今晚还要与外甥商量，来不及了。明日早来回话，多分两个都要成的。”说罢别去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大尹钟离义到任有一年零三个月了。前任马公，是顶那石大尹的缺。马公升任去后，钟离义又是顶马公的缺。钟离大尹与德安高大尹原是个同乡。高大尹生下二子，长曰高登，年十八

岁；次曰高升，年十六岁。这高登便是钟离公的女婿。原来钟离公未曾有子，止生此女，小字瑞枝，方年一十七岁，选定本年十月望日出嫁。此时九月下旬，吉期将近。钟离公分付张婆，急切要寻个陪嫁。张婆得了贾婆这头门路，就去回复大尹。大尹道：“若是人物好时，就是五十两也不多。明日库上来领价，晚上就要过门的。”张婆道：“领相公钧旨。”当晚回家，与外甥赵二商议，有这相应的亲事，要与他完婚，赵二先欢喜了一夜。次早，赵二便去整理衣褶，准备做新郎。张婆到家中，先凑足了二十两身价。随即到县取知县相公钧帖，到库上兑了五十两银子。来到贾家，把这两项银子交付与贾婆，分疏得明明白白。贾婆都收下了。少顷，县中差两名皂隶，两个轿夫，抬着一顶小轿，到贾家门首停下。贾家初时都不通月香晓得，临期竟打发他上轿。月香正不知教他那里去，和养娘两个，叫天叫地，放声大哭。贾婆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和张婆两个，你一推，我一搯，搯他出了大门。张婆方才说明：“小娘子不要啼哭了！你家主母，将你卖与本县知县相公处做小姐的陪嫁。此去好不富贵！官府衙门，不是要处，事到其间，哭也无益。”月香只得收泪，上轿而去。轿夫抬进后堂，月香见了钟离义，还只万福。张婆在旁道：“这就是老爷了，须下个大礼。”月香只得磕头，立起身来，不觉泪珠满面。张婆教他拭干了泪眼，引入私衙，见了夫人和瑞枝小姐。问其小名，对以“月香”。夫人道：“好个‘月香’二字！不必更改，就发他伏侍小姐。”钟离公厚赏张婆，不在话下。

可怜宦室娇香女，权作闺中使令人。

张婆出衙，已是酉牌时分。再到贾家，只见那养娘正思想小姐，在厨下痛哭。贾婆对他说道：“我今把你嫁与张妈妈的外甥，一夫一妇，比月香到胜几分，莫要悲伤了！”张婆也劝慰了一番。赵二在混堂内洗了个净浴，打扮得帽儿光光，衣衫簇簇，自家提了一碗灯笼前来接亲。张婆就教养娘拜别了贾婆，那养娘原是个

大脚，张婆扶着步行到家，与外甥成亲。

话休絮烦。再说月香小姐自那日进了钟离相公衙内，次日，夫人分付新来婢子，将中堂打扫。月香领命，携帚而去。钟离义梳洗已毕，打点早衙理事，步出中堂。只见新来婢子呆呆的把着一把扫帚，立于庭中。钟离公暗暗称怪，悄地上前看时，原来庭中有一个土穴，月香对了那穴，汪汪流泪，钟离公不解其故。走入中堂，唤月香上来，问其缘故。月香愈加哀泣，口称“不敢”。钟离公再三诘问，月香方才收泪而言道：“贱妾幼时，父亲曾于此地教妾蹴球为戏，误落球于此穴。父亲问妾道：‘你可有计较，使球自出于穴，不须拾取？’贱妾言云：‘有计。’即遣养娘取水灌之，水满球浮，自出穴外。父亲谓妾聪明，不胜之喜。今虽年久，尚然记忆，睹物伤情，不觉哀泣。愿相公俯赐矜怜，勿加罪责！”钟离公大惊道：“汝父姓甚名谁？你幼时如何得到此地？须细细说与我知。”月香道：“妾父姓石名璧，六年间在此作县尹。只为天火烧仓，朝廷将父革职，勒令赔偿，父亲病郁而死。有司将妾和养娘官卖到本县贾公家。贾公向被冤系，蒙我父活命之恩，故将贱妾甚相看待，抚养至今。因贾公出外为商，其妻不能相容，将妾转卖于此。只此实情，并无欺隐。”

今朝诉出衷肠事，铁石人知也泪垂。

钟离公听罢，正是兔死狐悲，恶伤其类。“我与石璧一般是个县尹，他只为遭时不幸，遇了天灾，亲生女儿就沦于下贱。我若不闻不见，到也罢了。天教他到我衙里，我若不扶持他，同官体面何存！石公在九泉之下，以我为何如人！”当下请夫人上堂，就把月香的来历细细叙明。夫人道：“似这等说，他也是个县令之女，岂可贱婢相看。目今女孩儿嫁期又逼，相公何以处之？”钟离公道：“今后不要月香服役，可与女孩儿姊妹相称。下官自有处置。”即时修书一封，差人送到亲家高大尹处。高大尹拆书观看，原来是求宽嫁娶之期。书上写道：